绿植

■洪小兵

喜爱绿植，尤来已久。独喜那份绿，畅亮、欢愉。绿植，总是不悲不喜，不争不艳，自顾自地生长着，努力地把那份绿展现给喜欢它的人。小时候，放学早，和小伙伴去山里玩会儿，折根枝条回家插在玻璃瓶里，然后兴奋地告诉母亲：我把春天带回家了。

绿植，天生有一种向上的力量，有淡淡的气息更有顽强的生命意志。很多年以前，在春天的午后，我的祖母总是很麻利地在屋后岩石缝隙里塞些泥巴，插些枝条，我跟在后面不停地问：“能活下来吗？能生长吗？能吃吗？”“能。”祖母很干脆地回答。于是，第二天，岩缝里的枝条就长出嫩芽，几天后，枝叶疯长，那些不知名的绿叶，祖母用手掐下来，一会儿饭桌上就整一个菜出来。那个味道，现在没有了，那种感觉，现在也找不到了。

城里的房子，不像农村，屋前屋后随处可种绿植，于是阳台、窗外、任何一个小小的地儿都能成为绿植的栖身之地。只要给点水、洒点阳光就够了，它会很争气地枝繁叶茂，给你满心欢喜。我把绿萝、吊兰折下来插满了瓶瓶罐罐，放在我想要放的地方，也不用过分关心它，爱护它，只要给它水，它都能生长。不经意间，你也能收获绿色给你带来的愉悦。

绿色，是干净的色彩，远离了胭脂粉末，清新淡然，蕴含着勃勃的生机。绿色，是大自然对生命最好的恩赐，单调生活额外的温暖。美好的东西总是有辽阔的气息，清远的意境。像龙应台的文字：“沙上有印、风中有音、光中有影”，自然而生活。

某日，阮同学找来了一块大树桩，凿了几个小时，凿成了洞，种上山上挖来的野生菖蒲；把乡下人家废弃不用的猪槽子种上铜钱草；再捡些石头刻个字，放在边上与绿植相依做伴。淘过来的器具与绿植相互养育，有着地气与温度，热爱生活的心时刻跳动。“内无空寂之诱，外无功利这贪”，也许生活的日常平凡就是不动声色的惊天动地！

花开花落，落红惆怅；绿植生长，一年四季。与绿植相伴，油然而生是期盼、希冀和等待。等待，努力付出的回报。这世上，就算是一棵卑微的小草，也能开出心田上的百合花，那么，我们，为什么不相信，只要努力，这世界是圆的，没有一个人会永远倒霉！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开开心心地生活，努力地赚取未来呢？!

我喜欢，手握茶杯，静静地坐在茶室里，深情地凝望着爬满茶室窗台的绿植，在寒冬腊月的季节里，寒风呼啸，但绿植依然生机无限，迎风舒展，这是冬日里最积极向上的画面。此时此刻，我愿我半生归来，仍是春风绿意少年！

书店

■方 煦

去一个新的城市，我一般会看看城市的书店。曾特意去过苏州诚品、南京先锋书店，而每回去杭州，都会散步经过晓风书屋。书店的变迁记录，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。互联网浪潮来袭，网络购书的风靡，让实体书店遭受巨大冲击。许多民营书店因此停业，成为历史。

在瑞城，也有一些书店给我留下深刻印记。除了少时去的新华书店，工作后印象最深刻的，要数当时位于外滩的席殊书屋。记得书屋开在沿江西路与虹桥路路口，当时感觉店内陈列特别清爽雅致，图书种类选择主要倾向于如人文类的精选阅读。我是在席殊书屋第一回体验了会员体系，每月可领取一本书店自编的文摘《好书》，大开本，比较厚实，名家推荐很多。席殊于我而言，有精选的美妙，有雅致的氛围，还有免费的《好书》，所以每逢周末或者无事的晚上，到外滩逛逛席殊，是种不错的体验。

外滩还曾开过富文图书。从高中一直陪伴我的书店。最初的书店就开在老瑞中校门对面，还记得是哥妹两人开店，哥哥戴着有厚度的眼镜。最初书店还经营图书租赁业务，并开始销售杂志。而此时的富文图书，大概已成为瑞安最大的杂志专业销售书店，以杂志销售为主。人文、美食、装修设计、体育竞技、漫画，杂志陈列都摆满了店里三分之二的书架。因为店租贵，富文图书多年前就搬迁到万松西路锦湖大厦后了。某天路过，听“眼镜哥”说，那是自家屋子一楼，不计房租，所以应该会继续开下去。“富文”于我而言，是专业，是历史，是坚持，是陪伴。

跨过2010年，瑞城民营书店越来越少。在万松路东门路口、万松西路上稀稀落落的图书经营社、二手图书售卖店都慢慢关门大吉。网络购书、电子书，以及更多消磨时间的方式，让实体书店想要盈利，似乎成为一种“不可能的任务”。

但瑞城还是有践行者。比如在外滩新开业的樊登书店，以及栖云里要运作的独立书店。樊登书店，听闻众筹股东30多位，定位为会员分享、精进阅读的交流平台，号召“一年一起读50本书”。书店加上了社群的味道，静静地读书，不代表不分享，不交流。有朋友说读书应该是个人的事，我的理解是，许多书，比如管理类、教育类，其实是可以“个人思考”与“群体思辨”相结合的；而即便是人文的历史类题材，精彩之处，多少也是盼望与人分享讨论的。书籍精选、小众群体、分享精神、社群共建，都会让书店不再是书店本身，而是一个爱书人相聚交流的平台，一种书香瑞安落地的具体方式。

曾在离开苏州诚品书店时，感慨“此刻或许因人流汹涌而带来的嘈杂，终究掩盖不了它隽永的书香”。

喜欢看报的母亲

■李浙平

母亲喜欢看报纸，卧室茶几上总放着几张报纸。

在物资局，母亲工作是比较繁忙，所以很少看报纸，只是因为工作需要，浏览一下《人民日报》《浙江日报》第一版文章。母亲退休后，有了闲时，看报纸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学习乐趣。

母亲所看报纸比较杂，有《报刊文摘》《老年生活报》《瑞安日报》《健康报》《广播电视周报》。但母亲看报纸有一个剪报的好习惯，将她认为有参考意义的文章剪下后，归类贴在本子上，以供平时翻阅。当然，剪报内容大多是关于保健方面的。我和家人去看望母亲时，她常常拿剪报边翻边告诉我们一些保健知识，足见母亲对小辈的牵挂是时时刻刻的。

晚年的母亲，其生活习惯是好动好静相宜。

好动，就是每天要步行一段路，这和母亲年轻时当过运动员有关。我想到如今路上车水马龙般的匆匆行人、三轮车、残疾人代步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车、自行车、汽车，总希望母亲少往外走。母亲听了会笑着宽慰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走路是很注意来往行人与车辆的。”又补充说：“每天走走路，人精神会好点。”

那么好静，就是看报纸、看电视。母亲看电视节目对内容选择是凭个人喜好而定的，一般有讲坛、综艺、戏曲、人文、历史，打打闹闹的电视剧她是不看的，而于老掉牙的旧电影，讲起来却是如数家珍。母亲看报纸发现于我们学习有启发的文章，她会将这张报纸另外放着一边，等我们过去时，她会拿出这张报纸，指着报纸上的文章作简略介绍，然后说：“你带回去，慢慢看。”有一次，母亲在《广播电视周报》上看到一篇介绍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之谜的文章，就将它留给我看，她知道我爱好书法。

记得我读小学时，傍晚用过晚膳后，一家人坐着屋里，母亲一边打毛衣，一边让我读报给大家听。母亲说：“经常读报，可以让你认识许多字，而且提高你的朗读能力。”童年的我比较贪玩，对于读报总是很勉强地接受，有一次竟犟头犟脑拒绝读报，为此还挨了父亲一顿训。由于母亲的督促，我还是会经常读报。后来，我的朗读水平在班级中能有不错的好评，这也得益母亲的教诲。母亲不仅让我经常读报，且给我们兄弟购书、订杂志，以丰富我们的知识。在我的藏书珍品中，除父亲学习过的书籍外，还有一套就是母亲陆续为我们兄弟买来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如今，我将这套书留给了孩子，希望他爱学习。

自我开始向《瑞安日报》投稿后，这些年也有颇多文章见报。每有文章发表，我便将这期报纸带给母亲看。母亲戴上老花眼镜，很仔细地阅读报纸上印得细小的字。看完后，母亲将报纸折起，放在桌上一叠报纸上。然后便与我聊聊文章，指出其中一些不足之处。如果，我这篇文章是写亲人的，母亲便要告诉一些不为我所知的往事，作为以后改文的补充。记得母亲看了我刊登在瑞报上那篇描写一位三轮车夫的《背影》后，曾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文章不见写得辞藻华丽就是好。你二哥写文章求得是一个自然流畅，你则喜欢于情节中言理，但不能过甚，否则就失缺了文章的自然趣味。这几年你有些进步，记住，写百姓事，写身边事，写平常事，文章方能耐读。”

这样的画面令我铭记，冬日里，母亲搬一把竹椅在户外走廊间，和煦的阳光照在母亲身上，灰白头发显得很亮。母亲戴着老花眼睛，坐在竹椅里，静静翻阅报纸。在母亲身旁，是母亲种植在盆里的平常葱叶，绿油油的。

如果说，母亲将剪报送给我阅读是一种爱，我想，把自己写作的成果向母亲汇报便是孝的体现。所以，陪母亲聊聊报纸的内容，正是一种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。